

中国新时期文学精品大系

李双 张忆 主编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刘勇 编



中国文学出版社

中国新时期文学精品大系·短篇小说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李双 张忆 主编
刘勇 编

中国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37 号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刘 勇 编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房山区复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4.125

字数:356 千字 印数:1—3000 册

1993 年 12 月第一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71-0150-9/I·139

定价:10.40 元

总序——

中国新文学的再度辉煌

谢冕

这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光芒，所有心理正常的中国人都感受到了。我们因自己无愧于时代的创造而感到骄傲。中国的新文学运动经历久远的歧误之后重现文学的辉煌，这当然是由于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所给予的机遇。但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家汗水掺和血泪的浇灌而成。挤压下的坚持、逆境中的抗争、死劫里潜涌着再生的信念。在一个惊蛰的季节到来的时候，这一切勃发而为创造的激情。

本世纪七十年代的终结大抵宣告了文学桎梏的终结。从那时开始算起，到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这一年一般被认为一个文学阶段的结束）刚好十年，要是推衍到现在，也不过十数年。可以欣慰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所做的与“五四”新文学那十年所做的至少并不逊色。偏离的纠正，断裂的弥合，传统的接续，特别重要的是，以崭新的姿态和风貌记录了一个悲剧时代所给予当代中国人精神经历的心灵刻痕。

中国新文学这一个崭新的阶段，依然以充分意识到时代使命的浪漫情怀为导引，在表现社会人生的同时，以义无反顾的进取姿态，向着世界现代艺术潮流汲取养料。不长的时间内，我们高效率

地弥补了与世隔绝状态下文学的缺失与匮乏。这情景有点像“五四”时期那样，“短短的十年中间，西欧两个世纪所经过了的文学上的种种动向，都在中国很匆促地而又很杂乱地出现过来”（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这里有仿效，有借鉴，更有吸收与展延。

参照和互补很快地改善了中国文学的营养不良状态，自由创造的禁忌消除之后，文学有效地调整了与世界的差距。大一统的格局结束了，代之以多元共生的繁复驳杂的秩序。各色各样的作家，各色各样的流派和风格，组成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奇观。

中国文学似乎怀有某种紧迫感，仿佛要趁着本世纪太阳尚未落山的时节完成自己的时代使命。文学的确有感于谬误诱导的异变所造成的损失，它以先于社会的自我完善作出补偿。不屈不挠的奋斗使中国文学消除了长期的蒙羞。当然，较之“五四”最初十年的鼎盛气象，我们以未曾拥有一批文学巨星而遗憾。但诗人说过，“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这是一个争取人性和恢复人性的时代。从文学中走来了平常的人，他们身上有着泥浆和血污，他们是真的人，拒绝了神的光环，也挣脱了鬼的诱惑。

尽管依然有着某种世俗的金钱和权力施加的暗影，尽管依然有着摆脱思想枷锁之后的无节制、随意性、游戏态度，以及肤浅、浮躁、乃至远离高雅的鄙俗化，但我们面对的依然是一座智慧、勤苦和才华垒积的精神圣殿。这是中国新文学的二度辉煌。

有了丰富多采的文学，便有与之相适应的淘汰，这种淘汰显示文学竞争的严酷性。读者的选择、文学批评的开展、文学史的记录，再就是选家的择取，乃是实现这一严酷性的常规方式。这一时期文学选本的编辑出版相当丰富，它从另一个侧面展现出文学发展的实绩。选家的工作同样是神圣的，选家严峻的慧识会生出文学接受和消费的积极影响。若是说，创作是生产，批评是鉴定，那么，选本则是集结和留存。

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九日于畅春园

总 前 言

承蒙中国文学出版社的信任，委托我们编选这套纯文学丛书。年余时间来，我们虽然紧张努力地工作，仍时时有如履薄冰的感觉。我们祈祷不要因编者难以完全避免的偏颇，给本丛书带来太多的缺憾。当然，更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激励着我们鼓起勇气。这冲动和愿望源于我们心灵深处对美丽人性的渴盼和呼唤——在经历了“文革”空前绝后的荒唐和可怕的沉寂之后，仿佛春雷辽远而深沉的回声，新时期文学人性复苏与解放的福音，是多么温暖地抚慰着我们灾难深重的民族。

而今回眸，如果以《班主任》作为新时期文学的起点，十余载光阴倏忽已逝。现代以来，中国文坛除了“五四”新文学近二十年时间，还没有哪一个年代能与新时期的生机与繁荣媲美。有趣的是，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在发展轨迹上有惊人的一致。1918年周氏兄弟，一位旗帜鲜明地从理论上提出“人的文学”，一位以创作呐喊“救救孩子”，代表了新文学肇始以人的解放和人本主义的力倡为主潮的特色。随后，新文学从两大方面发展。高张人的大旗，抨击封建思想的启蒙文学，继续肩起社会历史的重任艰难前行，并由此而诞生了许多不朽名著，如巴金先生的激流三部曲和《寒夜》，曹禺先生的《雷雨》，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茅盾先生的《蚀》等等。另一方面，文学作为一个独特的艺术门类，它的认识、教育作用之外的审美作用，也得到许多作家的高度重视。因而，从文学艺术的本体建设出发，西方各种文艺流派、思潮，被新文学建设者们热

忱而匆忙地加以介绍、效法，并形成与以启蒙为宗旨的“为人生”文学相对应的“为艺术”的文学。“为艺术”的文学向二十世纪的中国奉献出《围城》、《边城》以及象征派、现代派、新月派诗等杰出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镌刻下令人难忘的一笔。其实，中国新文学创作的两大倾向，不论“为人生”抑或“为艺术”，它们的根本是一致的，目标也是一致的，只是由于选择的方式和道路不一样，才生出许多论争和矛盾。今天，尘埃落定，我们看到，“为人生”的启蒙文学重在为人生，而“为艺术”的文学重在艺术地为人生；人生，是其不可或缺的根。为人生走向极端，作品就容易蜕变为概念化的宣传品；艺术地为人生走向极端，作品就成为文字游戏，徒有“艺术”而没有人生。

那么，对照新时期文学，我们不难发现两者的相通。在七十年代末坚冰渐融，阴霾始散的中国，“伤痕文学”以它独特的魅力和丰采崛起于文坛，诗人们迸着受愚弄的血泪宣告“我不相信”；激烈的反叛，锥心的梦醒，求索的迷惘和彷徨，都是为了追寻那消逝已久的人的感情和人的尊严。固然，新时期文学旗帜上“人”的大字，在初期并没有六十年前那么醒目，那么意气蓬勃。但它是坚韧的，我们感觉到少了外在的躁动，而更多不可阻遏的力度；它的土壤已不象六十年前那么纤细和单薄，而比过去任何时代都丰沃。它甚至没有虚饰和标榜，不屈地以自己的实绩冲破茧缚，生衍壮大。

当然，正如新文学初期那样，突如其来的解放是如此地令人激动，作家们在仓促之中，也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的鼓舞下，热忱满怀地掀起了第一个创作高潮。可以说，这一个高潮中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存在着文学观念上的先天的不足，存在着艺术形式上的粗糙和表现方式的模式化等缺陷。但是，这种缺陷在八十年代初便开始得到有意识的克服。随后，朦胧诗的价值获得了公认，“寻根派”小说，林林总总的诗歌流派，不依循三一律的戏剧，以及各种作品所表现出的自由形式和奇特内蕴，共同形成了文学创作五彩缤纷的局面。如果用惯常的术语，我们可以说，八

十年代中后期乃至九十年代初,当代文坛在现实主义文学革新深化的同时,各种其他文学流派,特别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艺术形式和价值取向,得到了作家们的充分重视和吸收。七十年代末诗歌创作发出的追求艺术形式美的微弱信号,此时终于得到了广泛而热烈的反响。

尽管新时期文学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流派,也没有“为人生”、“为艺术”的明确口号,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作品本身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它是以“为人生”开始而向“为艺术”过渡的。所谓“为人生”,就是偏重于、寄厚望于作品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和作用,这与新文学中“社会问题小说”相似。这样的文学,是把它的存在置于社会的和类的需要之下的。历史证明,在特定条件下社会对“为人生”文学的需求,必然随着条件的消失而转向“为艺术”的文学。而在向“为艺术”的转变过程中,由于个体的自由凸现出来,有时候出现本末倒置的纯形式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但是,不论是“为人生”还是“为艺术”,都无法摒弃人,摒弃人本精神。“为人生”首先应该是“艺术地”,才具有文学的特质;“为艺术”必须从人出发,才不会异化艺术的目的。

有人说,八十年代的文学是人本主义的,九十年代的文学是拜金主义的。我们既不认为这是现实,也不希望这个论点成为现实。的确,今天是纯文学面临危机的时代。商品大潮似乎具有冲击一切的魔力。甚至于,有人以“玩文学”为时髦。我们认为,文学当然应该具有可“玩”性,因为审美首先是感性的;但文学不等同于胡编瞎侃,也不是滥情泄欲的工具。“玩文学”作品打动读者的,恰恰是它不“玩”的部分。另一方面,如果纯文学是诚挚而忧郁地关注着人生的,是美丽而动人地表现人生的,是艺术地为人生服务的,那么,它是否真的会发生危机呢?

从“五四”到现在,尽管经受了不堪回首的断代,障碍重重的阻隔,但可敬可佩的文学家们没有放弃做人的责任和权利。不可否认,“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先驱们开创的全新事业,在其后的数十年

中,也由继承者们顽强地发展着,并且在民族形式和大众化等方面取得累累硕果。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的新气象,五十年代乃至六十年代初一些感奋人民,反映现实的较好作品,都是新文学富有生命力的体现。只是在“文革”十年中,受极左毒害,新文学的生机才被彻底扼杀。而一旦迎来结束“文革”的春天,它便迅速地新生了。我们遴选出的这些佳作,就是新文学得到继承和发展的最令人信服的明证。我们完全可以自信地断言,正如现在人们离不开商品一样,人们也绝不会将一切都看成商品。迎着新世纪曙光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饱经沧桑的文学,是植根于民族苦痛中血与泪的文学,也是为自由意志而呼号抗争的文学,我们期望并坚信它必将发展成为真正美丽的人的文学!

李双 张忆

一九九三年夏于北京花园村2号

编选者前言

新时期中期的短篇小说创作,给广大读者展现出一个神奇的世界。在这一时期,当代文学经历了刚刚获得解放后的创作高潮之后,更加注重文本的价值追求,并取得了显著成就。也就是说,当代文学开始摆脱较单一和绝对的认识、教育功能重负,开始萌生出文学的自觉,即将审美置于第一性的追求。这个特征,从各种并不完全贴切的称谓,诸如“知青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荒诞小说”、“纪实小说”等等中可以得到验证。我们认为这种变化是可喜的,它代表了文学独立的潮流。在特定时期,文学无法回避自己具体而直接的社会责任,甚至正是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才赋予了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文学的生命力;但这不应当是持久的,文学作为艺术,它理应在最大限度地提高美感的方向上努力突破,才有发展和创新的可能。

选入本书的二十余篇小说,我希望能基本上体现新时期中期短篇小说创作的水平。在这些小说中,有些对传统小说模式进行了大胆的突破,淡化情节和人物,着重凸现和渲染某种情绪。这一类小说以《蓝旗》(陈村)、《雨、雪及其他》(高行健)、《七奶奶》(李陀)、《无主题变奏》(徐星)等为代表。同时,以深厚的文学功力,继续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行创作的作品,也有可喜的质的飞跃。如李国文的《危楼纪事》,陆文夫的《围墙》,乔典运的《满票》,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等。此外,这个时期的小说在题材上更加广泛了,构思也更加新奇了,如《野狼出没的山谷》(王凤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史铁生)、《系在皮绳扣上的魂》(扎西达娃)、《死

吻》(张一弓)等等,都以独特的角度表达着对生活的理解、对人生的思索。

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讲,任何选家都无法做到全面、公正。所以,这本选集的缺陷和不足也就在所难免。对此,只有请读者谅解。

刘 勇

1993年初于北京

中国新时期文学精品大系编委会

顾问	冰心	萧乾	严文井	杨宪益
荣誉主编	谢冕			
主编	李双	张忆		
编委	陈利民	勾承益	谷声应(常务)	
	李丹	李海燕	李双	
	李亚东	刘忆芬	刘勇(常务)	
	阮航	荣挺进	王森	
	向万成	辛作良	徐建川	
	张忆	周星		
特邀编审	樊发稼			

目 录

总 序	谢 冕 (1)
总前言	李 双 张 忆 (1)
编选者前言	刘 勇 (1)
蓝 旗	陈 村 (1)
减去十岁	谌 容 (26)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冯骥才 (44)
雨、雪及其他	高行健 (55)
土 炕	贾平凹 (69)
拜 年	蒋子龙 (79)
危楼纪事	李国文 (101)
七奶奶	李 陀 (138)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梁晓声 (147)
溪 鳗	林斤澜 (175)
船过青浪滩	刘觐平 (186)
5·19 长镜头	刘心武 (205)
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	刘亚洲 (227)
满 票	乔典运 (253)
围 墙	陆文夫 (270)
那山 那人 那狗	彭见明 (288)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史铁生 (302)
野狼出没的山谷	王凤麟 (318)
琥珀色的篝火	〔鄂温克族〕 乌热尔图 (343)
无主题变奏	徐 星 (357)
系在皮绳扣上的魂	〔藏族〕 扎西达娃 (384)
春 天	〔回族〕 张承志 (405)
死 吻	张一弓 (418)

蓝 旗

陈 村

喧闹过去了，草屋格外宁静。泥地在吸吮泼去的冷茶。村子里狗吠声。

油灯的光，将我的脑袋放大，投在坎坷的潮湿的土墙上，看起来象个多瘤的怪物。

有点想家。

噢，不要没出息。我来了，自愿的，愉快的。象条真正的汉子。有胡子的不都是汉子。

读吧，吃了十七年白米饭的我，分不清稻与麦的我，读一遍那首“粒粒皆辛苦”，读一遍“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一遍不行，再读一遍。

被褥，铺在草包未解的两个木箱上。棉絮下松软的稻草。老乡教我的。我分不清他们。油灯下，他们的脸一样黄，一样瘦，一样疲惫。

倦了。我不清楚怎样才能打到水。免了吧，洗脸漱口。从今以后，我是农民。农民讲究的不是这些。拉开门，上前几步，我站在田边大大咧咧地小便。

一条公狗飞奔而来。黑白相间的毛色，连狗头都不例外。它

瞪着我，昂起头，叫声凶狠。

不不，你搞岔了，四条腿的东西。在我面前，这里的主人，轮不到你。

熄灯。

二

长江从远处流过，撇下一滩低低的圩地。

风吹着它，雨打着它，太阳照着它，众多河渠将它划成一块块大小不等的几何图形。图中，野草葱葱茏茏。

村庄都建在土墩上，四周有树，不密。高过村子的只有三里外的大圩埂。它束着漕河，那条连接长江和巢湖的河。山，远远的，淡淡的。

清晨，我套上运动衫裤，跑到晒场做体操、活动腰肢。老乡没见过这，硬说我“有拳”。三天之后，村里人人知道：我稍稍一蹲便能跃上屋顶，比鸡还轻。

徒劳的解释。

劳动去。扛着大锹，排进妇女的行列，一天挣上六分工。也许还不够抽烟。但是，能不去吗？不去，为什么离家，插队在无名的村庄，孤身一人？

河水已被抽干，大鱼小鱼统统就擒。一年挖一遍的河床并未积下多少淤泥。大锹插不下去，往往须助一腿之力。我老在暗自祈祷，这一锹非碰上个硬的。甲鱼，老乡称它沙鳖。这种与乌龟沾亲的丑类，不闹饥馑他们是不吃的，就同不吃蟹，不吃螺蛳。多好的乡俗！我情不自禁地赞美。

“小陈哎，沙鳖。”后朝老汉叫着，送了过来。

“大伯，难为你了。”我说。我开始学点土话。

整个生产队劳力全在为我找鳖，其热心程度，决不亚于耕种

自留地。队长走过来，皱起了眉头。四八子也找到了一只，他不给我，说留着自用。老乡们没有不嘲他的。他们叫他“屎把子”。

休息了，奶奶们小跑着回村，不甘心把肥料扔进生产队里。劳力们却只愿意坐下抽烟。提着篮子的串乡小贩从二房村走来，放下货篮，收进鸡蛋；交出香烟。做两毛钱生意，得陪上一大箩闲话。

上完厕所的奶奶们给丈夫提来了茶水。当姐姐的小丫头背来了婴孩。喂奶时没了哭声。有的只是笑声，闹声，嗔骂声。

我问后朝：“大伯，你几岁了？”

“几岁？三岁！”四八子的讪笑。

“乡里人，不问几岁，问多大。”后朝说，“我五十五喽。”

看来，四八子很想和我攀谈一番，他也是读过书的。但他没敌住那边笑声的诱惑，站了起来。终究没走成，因我掏出了最后一包“大前门”。后朝恭敬地双手接过，连声称谢。烟卷上烫金的“门”字，四八子瞅了又瞅。“上海佬，有钱。”他说，“我战友都抽这烟，好香味，好香！”

“你当过兵？”我问。

“没。”后朝无声笑着，露出半口稀疏的黄牙，“上几年，兴造反，他进了城，学来几句新话。不着，还须拿大锹把子。”

四八子是“裕”字辈的，他大^①四十八岁那年，他妈才生他。论资排辈他比后朝还高一级。可惜父母死得早，无恃无怙无财，生活不免缺少意趣。

我划着火柴，后朝连忙躬身站起，双手围成一个井。火灭了。我觉得，还是让他自己点的好。

我第一次注意后朝，是在进村第二天。我理箱子，发觉饭碗碎了一个。手一挥，破碗飞进水田。

“不扔不扔，划了脚，不好味！”后朝正扛着大锹走过。他脱

^① 大，即父亲。